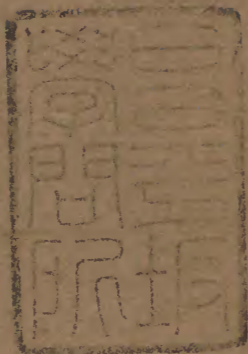


讀史管見

廿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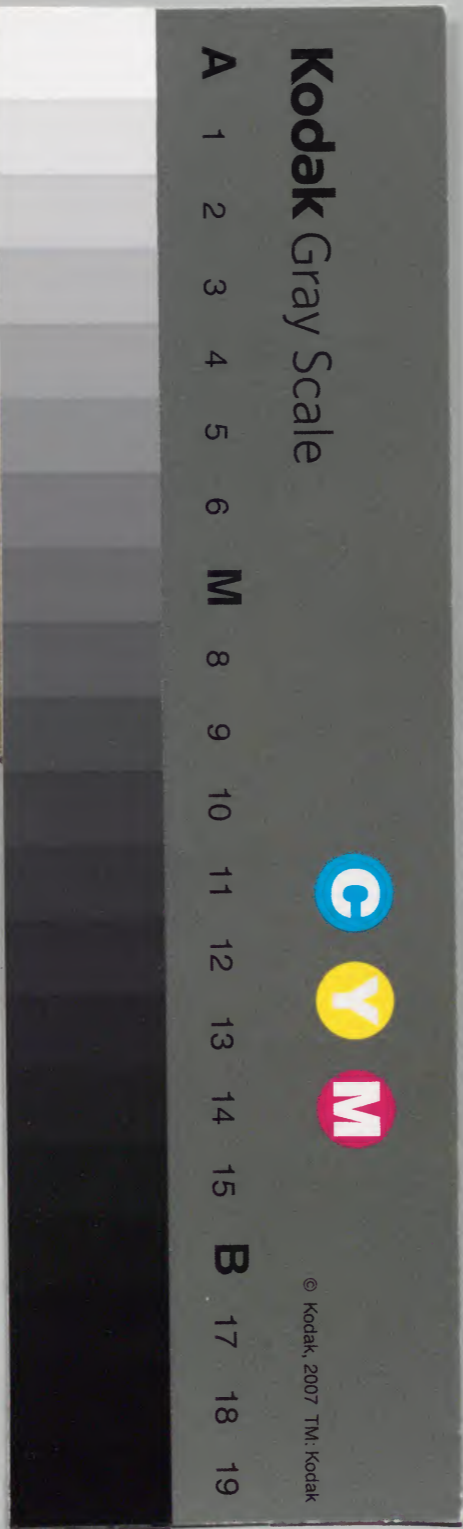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〇	三〇	三九	二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元	二	二	二
七	四	九	〇
函	冊	號	類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90	
冊數	20(16)		
函號	297	145	

十六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淺草文庫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唐紀

德宗下

嘗言於上言官為監軍特恩縱橫與屬但當常察事不宜委
蕭復上言不宜委宦官以兵權上不悅

論心在天下
則悅惡云

心在天下則悅惡公所悅者與天下同其好所惡者與天下同其憎否則反是詩書所載由堯舜至
禹嘗諫舜矣皋陶益稷嘗諫舜矣皋陶益稷嘗諫禹
矣仲虺嘗諫湯矣傳說嘗諫武丁矣召公嘗諫武

同

王矣。周公嘗諫成王矣。未有言帝不悅王不悅者。顧曰。舍已從人也。汝無面從也。從諫弗拂也。改過不吝也。朕之愆九本允若時也。惟太甲背師保之訓。尋即怨艾。克成哲王。其賊虐諫輔如紂辛。聽我藐藐。如厲王。則危亡立至。是故聞諫而怒。聞諂而喜者。聖愚之分。而偷合導諛。以悅取容者。治亂之決也。史記以來。凡記某人言某事。直道逆指者。必以不悅不聽不報繫之。甚則加罪。其稱悅稱嘉納稱賞賚之者。蓋百一焉。人君覽監古而反諸身。以此一節

思之。所得亦多矣。

蕭復言用楊炎盧杞亂朝政。能變更云云。不揭本。
復又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

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

蕭復可謂大臣矣。謂君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楊炎報仇怨。盧杞事姦邪。非德宗心合而志從。二人安得進。故炎杞雖可罪。必德宗變更此志。則如炎杞之徒。不再用矣。正其本故也。夫改非而從是。吝者誠難。然太甲周成。齊威漢武。

論蕭復可謂大臣

由此其選矣。顧人主無意耳。苟有意焉。回心而鄉道。猶反手轉足。夫何難者。然德宗非其人也。蕭復非不知之。然身為宰相。義當盡言。故以去留與帝為約。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

常

復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作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除復。山南十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

論德宗答於改過

以君子為股肱。心膂則治必成。以小人為股肱。心膂則亂必深。天下之事。未有能獨濟者也。顧其所同異如何耳。與君子矣。而小人間之。亦或小治而終不純也。與小人矣。而君子參之。亦未遽亂而終不免也。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則和平疾疹。界然判矣。德宗為唐室基亂之主。由與小人一也。蕭復言宦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為一體也。又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為一心也。夫火不可入水。薰不可變。猶燥濕臭味。各以其族。無惑乎蕭復。姜公輔。陸贄之見疎也。雖然。豈人之本心哉。

惟德宗吝於改過而已矣。吝者地道也。若天則運而無積。人君為天所子。當法天行健。日新其德。不當如地之吝。齎過而不改也。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使發其兵。尚結

言蕃法謀兵以主兵大臣去

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來。上命陸贄喻懷光。懷光固執不可。尚結贊亦不進。

唐室之不亡也。幸哉。吐蕃尚結贊姦詐有餘。唐未

李

嘗借兵而自請入援。收復京城。以好辭却之。而荅

其意。既存中國事體。又絕戎夷後患。豈不善哉。而

李

德宗許其來。懷光恐其至。是皆不知尚結贊之心。

也。主兵大臣懷光也。尚結贊意欲亂唐而助懷光。

懷光

見其擁兵不擊賊。故必欲得其信署。以啟交通之

路。為相見之辭耳。使懷光而悟。與虜合勢。唐必殆

矣。吐蕃既去。上憂之。以問陸贄。贄之對甚善。然亦

於是

不能料尚結贊之詭謀也。故曰唐之不亡者幸也。

賜懷光鐵券。懷光投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

反。今賜之。是使之反也。乃城咸陽據之。

論德宗李懷
光皆不知尚
結贊之心

論鐵券無施而可

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以免死許之是誘之而致於戮也愚者以之肆黠者以之疑無施而可故雖高帝於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焚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而不免於殺韓信醢彭越斬英布又况其凡乎是故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鐵券為

懷光以韓遊瓌掌兵在奉天鳳臺使約之為變遊瓌奏之上

問策安出宋本此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恃眾為亂今邠寧靈

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眾及

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

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若朱泚

何對曰泚不足憂也

三考

李懷光反迹已露削其都統又何疑焉若慮其與

朱泚合者彼先既通謀而尚使有總制之權三使是為

虎傅翼也三考乃曰罷懷光兵如朱泚何其暗如此且

李晟忠義孤軍介于朱李之間德宗待之未有殊

異懷光已叛猶眷眷焉蓋勇於拒諫勇於聚斂勇

於去君子而怯於從善怯於改過怯於去小人固

論德宗之暗

德宗之惡德也。

懷光遣人詣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會涇陽韓

遊瓌說昕曰李太尉高自齊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宋本可自求多福昕

曰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詐為渾瑊

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遂不敢出遊瓌與諸將殺

昕

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

語之曰李太尉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與人官乃

天子之命也宋本太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為

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之兵是黨賊也及今自拔

上足以助朝廷之勢執下足以孤懷光之心脫身逆

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為負哉且以為負者賊宋本

與負國孰重也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

然贊數直諫意盧杞雖貶云云不悅故後一善公輔皆自下陳登月贊

陸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然竟以數諫忤意盧杞雖

息禮云云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貌從而心不悅

故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陸公言盧杞姦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

也視杞姦邪致亂而不言敢可謂忠乎曰贄之言力

論李懷光不善說張昕

綱目全錄其文

論陸贄之說明辨有理

矣、但不斥其姓名耳、初朱泚圍奉天、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贊對以皆羣臣之罪也、而以股肱耳目情來為首、泚既退、上又問當今切務、贊曰、羣臣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在於君臣道隔、知事未必實、實事未必知、人各隱情、以喜為諱、昔趙武啲啲而為晉賢臣、絳侯木啲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矣、凡此皆指盧杞也、贊疏既上、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贊之說明辨有理、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

諸詆訐毀詈者、其效優矣、贊在翰林、帝在危厄、所言十用六七、帝歸長安、贊登相位、所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歎贊以直言忤上、未得為相、何其陋哉、事君言聽、計行可矣、豈繫於相與不相、若贊之賢、固當任輔佐、若贊之心、夫豈愛鍾鼎、自人觀之、則可云爾、使致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獻納之有小補也、唐安造塔姜公輔諫上曰公輔欲指朕過求名相負如此宋齊上欲為長女唐安公主造塔厚葬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

論德宗好惡之戾

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贊力陳其無罪。上意猶怒。罷公輔相。

姜公輔以一言忤意而罷相位。盧杞悞國垂亡。幾不可去。人臣以此量主。何至屈身少貶以求用哉。為相三年。誤國垂亡。不以為負。反稱其小心。甫登相位。稍陳忠諫。遽以為負。而疾其求名。嗚呼。示之以好惡。使天下知所從違者。君道也。德宗之好惡

如此。何其戾哉。

滔纔有數千人。夜遁。棄資糧。中積兩軍。以務不能追也。滔歸。則劉惲守。朱滔兵敗走。恐范陽留守劉惲因敗圖已。惲悉發守。

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為之。雖失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泚滔之事。誰不切

齒扼腕。幸滔敗北。劉惲當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

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乎。夫不薄人。

於險乘人之危。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惲於是昧。

轉禍為福之幾。失洗心自新之道矣。史謂時人多。

之者。亦流俗之論耳。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

之。不善者惡之。以其公也。揆以公義。劉惲在所宜。

論劉惲昧禍福之幾。失自新之道。

綱目節錄其文。

惡非所宜多也

陸贄曰秦重其所輕其所重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

謂之權也反矣以反道為權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句絕也唐棣之華偏

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仲

尼舉詩以明未之思也何遠之有之意耳訓詁家

乃貫之為之一謂唐棣之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

當反經以合道以是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變詐

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升自阨道所當從也先儒

乃曰出其不意文王脫羑里固自若也先儒乃曰

陰脩德政武王見紂不悛誓眾往伐非觀兵也先

儒乃曰退而示弱至如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

卒適衛佛肸召既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

反經合道斷之由誤讀論語也其流之失至於弑

君篡國者以為逆取而順守之陸贄之師承不可

考然所學甚正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此

固鄒魯正傳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

論陸贄所學甚正

綱目節錄其文

固議論端實，猷為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唐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宋本七字車駕還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

復之晚，伏路左請罪。

晟初得長安，下令曰：「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及見

上，又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推功於下，引咎歸

已。此固哲人所為，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以一

軍奮發而追蹤汾陽，歟！彼細人者，有尺寸之功，自

比嵩華，惟恐人之議之也。至於罪戾過咎，則舉歸

諸人，惟恐人之有令聞廣譽，為己之妨也。由是雖

有功而世不許其功，雖無罪而世必以為罪。又况

有罪而無功者乎！以西平之行觀焉，何必讀書，然

後為學信矣。

李希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勅賜卿

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

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遂縊

殺之。

真卿可謂能處死矣，自至希烈軍，首尾歲餘，未嘗

論李晟推功於下引咎歸

綱目節錄其

論顏真卿從容就義

有一言之失，一行之誤，迫脇備至，志節益明，君子哉。若人忠烈哉。若人方希烈使至，稱詔賜死，死固決矣。而詔旨不可不辨。故問其發長安之日，知其賊使也。然後呵叱而就，縊不如是，則使指不白，心事不盡。此非有古人已事可法也。而真卿處之恬然，畧不失次。君子曰：感慨殺身者易，雍容就義者難。魯公其庶乎。

馬燧

表讓三州於康日知藉軍中席之案

說下晉隰慈三州先是朝廷命康日知為晉隰

慈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命燧領之。燧固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以為常，上許之。

論馬燧讓三州以勸諸鎮

馬燧邠城人也

案

以武力自奮，而不知其嘗學與否也。按其行事，則儒士所不逮者多矣。舉三州之地，讓諸康日知，是其一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

乘之國，燧之讓非好名也。當是時，河北諸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燧於是而讓

三州，所以勸也。因示法焉。使後有克獲城邑者，不生覬覦。一舉而廉德在己，愧心在人。事體在朝廷，可謂賢者所為矣。苟非其人，非我所有，猶將力取。

况我所有其肯舍諸

代宗既誅魚朝恩不復使宦官典兵家本此上還長安頗忌

宿將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家本此以竇文場王希遷監神策

軍左右廂兵馬使

代宗政事無可稱者惟殺三巨奄戮一貪相有光

青史李輔國程元振植根先朝魚朝恩亦非驟進

仍迭掌禁旅去之難矣而代宗皆能去之自朝恩

之後不復以神策委中人此又其制斷之善賢於

祖考可為後法者也德宗乃舉宿衛親兵盡付竇

霍於是中人擅兵相授終以其禍豈可與安

史朱泚諸鎮同日而語哉吐蕃畏李晟馬燧渾瑊

而惡之是也德宗何為亦爾耶忌李晟而忌李

懷光疾馬燧而不疾尚結贊憎蕭復姜公輔而不

憎盧杞白志貞殆猶人有喪心之疾者迷薊穢混

汗潔本平地而親下何以為天下主也誠欲保全

功臣不使顛覆者如光武處鄧賈諸公而慎揀別

將以次任使可矣計不出此乃舉周盧虎賁分界

宦者蓋以宦者為一體而不虞癰疽之難療痼癭

人君貴明
不貴察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三

十一

之難割膏肓之不可為是故察與明相似而不同。察察小慧猶炬燭然見此而不見彼見近而不見遠德宗是也明者博照猶日方中堯舜湯武是也。

故人君貴明不貴察惟知學乎聖人則明矣。

議者謂韓滉修城蓄異志李泌上章明其無志案或譖韓滉有異志上問李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

駕在外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此人謗毀耳。

上曰卿弗聞外議乎泌曰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

中書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為卿累

泌退上章以百口保滉上曰卿雖與滉親舊豈得不

自愛乎泌曰臣知其實無異心願早下臣章以解衆

惑遂下泌章滉聞之感悅流涕即日貢米百萬斛既

而陳少遊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

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人君左右豈可無通達謀慮之臣哉韓滉受疑謂

有異志若非李泌力為申辨至于四五則主猜已

成滉無以自白而江東之亂起矣縱滉守節不貳

亦必啗嗚而死所損不亦多乎德宗語泌曰朕方

欲用卿卿雖與滉親舊人亦何易可保此不獨以

論人君左右不可無通達謀慮之臣

小人待滉亦不以君子待泌矣。既啗之，又制之。又
携離之。使執志轉移者承此旨，則滉終不能免。故
為人君謀慮，必確然秉義，不為勢誘利回，乃能無
失。此人臣之法戒也。

貞元元年

盧杞遇赦，移饒州袁高執之不下為潭州別駕給事中袁高應草制，白

盧翰劉從一曰：盧杞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
遷大都，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高遂奏杞不可復用，
補闕陳京趙需亦上疏爭之。未決，京曰：杞之執政百
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

大怒，京爭之益力。乃以杞為澧州別駕，使人謂李泌
曰：朕已可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
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不逮也。

論袁高陳京等仁人之言其利悔

前相罪逐，後相或欲寬之，或欲殺之，未必公心也。
為已而已矣。寬之者將欲為例也，殺之者恐其復
來也。恐其復來者，盧杞殺楊炎之類是也。將以為
例者，從盧翰劉從一用盧杞之類是也。私心甚微，見
於行事，則若揭日月。故宰天下，用案司賞刑，惟力行至
公，則天下服矣。袁高諸人言杞甚力，德宗雖不從，

猶未怒也。及陳京曰：「杞若復用，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乃大怒，則以杞黨自居。意京譏已也。非爭之者衆，則杞殆不可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子。安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為堯舜不逮，則失言也。顧當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相靈。今承德音，乃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則可耳。尔

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諸將相繼來降。懷光知衆心不從，案乃詐稱聚貨賂飾車馬，俟路通

入貢，由是得偷安旬月。

李懷光勇為逆

李懷光何勇於為逆而不果於為順也。方長春之守未下，決意釋甲而朝。上念勤王之功，亦必赦其死。既明知衆心不從而歸國，為是以給其下。又得少安，則順存逆亡之證益明。而遲疑需待，終不悛革。小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類皆如此。使懷光知高郢、李鄘而取謀焉，馬渾二公無以為伐矣。

初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權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頓兵不進，權密言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

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進言非苟求其生。臣父敗則臣俱死矣。復有何策。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更喻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瓘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及懷光死。瓘自殺。

論德宗不喻
李瓘之言

嗟乎李瓘之死也。知父之非義。說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得。其告上曰。臣父敗則死矣。復有何策。此以微言自歸。冀上留而生之。而上

綱目全錄其
又

不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瓘勿死。瓘亦可以不死矣。

李晟張延賞有隙。延賞入相。晟其過。上以延賞為尤。權時奏。
初李晟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西川節度使張

延賞怒。追而反之。由是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而止。

論李晟不知
自反

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况進退宰相乎。晟取營妓張延賞。追而返之。交失也。無聲色之惑。則辱不及已。此晟之失也。晟有功於蜀。雖取

子女而去。固將帥常態。而况營妓。延賞何預焉。而

必奪之。此延賞之失也。與其責人不若責已。則晟

之失為重。延賞之失為輕。而晟不知自反。至於成

隙。又陳延賞宋本延字其他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

必行矣。焉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夫朝廷得失。非將

帥所當預。而宰相用舍。繫吾一言。蓋不待尚結贊

之間。而德宗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

以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

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

不次用之。造久在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

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

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未幾如舊法。造遂罷。

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

一事耳。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之少實也。

如此。古之案本字人脩佐王之業者。必務引君於當道。道

果何物哉。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

後可推而及人。已之道術不明。君之邪僻不去。而

能成善治者未矣。則未知崔造所學。果出於此乎。

綱目節錄其

二年

論崔造建明
可行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三

十一

不出於此乎雖然其請罷諸使而使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租賦于京師則善政也顧革弊之初事難遽集四相在內未必協謀韓滉久執利權力行沮止故不能獨濟耳夫財賦出於縣而總於州使觀察使刺史任貢賦不造闕之責何患乎不辦而多張使名衆建官吏苟非委以聚斂則安所用哉利聚於上怨興於下侵漁賄賂費耗虧失其弊不可勝言造所建明非特當時可行後世固可行也

淮西吳少誠素狡陳為李希烈所寵任乃為希烈報仇殺陳仙奇

陳仙奇殺李希烈舉衆來降以為淮西節度使吳少

綱目節錄其

論德宗兆淮蔡之亂

綱目節錄其

論人君不可輕以牧守與

誠殺仙奇為希烈報仇以少誠為淮西節度使

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舍而不討亦以留後與之功罪不明賞罰混淆兆淮蔡之亂傳三姓四將故易曰君子慎始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李克寧墨練視事增兵城門劉元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云

義城節度使李澄死其子克寧殺行軍司馬墨練視事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乃不敢襲位制以東都留守賈耽為義成帥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必擇賢有德者觀成周命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三

十七

微子啟。康叔封蔡仲訓告之詞。及君陳畢公任分正東郊保釐之事。未有一言獎其才使之富國強兵者。其書具在。可考也。誠以為民上當父母之任。非賢有德者不能。諸侯無大小。皆賢有德。亂何自生矣。故謂鄰曰友邦。欲其相勉於善。而相禁其不善也。人君知此義。有肯輕以牧守與人乎。李克寧已有亂心。得劉玄佐糾持之。而惡亦不作。其效可見。故輕外任。以處有罪失意之人。非知治道者也。

論德宗不當
疑韓滉

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勸之。仍請拜其母。其母喜。置酒。滉又言之。玄佐曰。久有此志。但力未辦。滉曰。我力可及此。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官也。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玄佐入朝。天忠金帛賞勞一軍餽動玄佐驚服既而遣人密聽之向滉曰自是今日所費幾何滉責甚細玄佐曰我知矣遂入朝。宋本劉玄佐能遇李克寧之襲位。而自緩於入朝。何也。勇於治人。而怯於自治者。固常人之情也。玄佐內有賢母教訓。外有韓滉琢磨。遂終身不失臣節。滉化陳少遊貢米。及沮王詔謀亂。又勸劉玄佐入朝。

而德宗惑於流言，以異意疑之，非李泌力為解紛，其差失事會，悔可及耶。

韓滉素善李晟，善上命滉子劉玄佐諭高祖，使李晟賞其上命李晟與張延賞釋怨，晟奉詔與延賞結為兄弟。

因宴飲盡歡，表薦延賞為相。然延賞蓄憾如故。

論李晟非所扣而和

廉藺賈寇馬李六君子，嘗有怨矣。講解遂平，而張延賞終怨，何也。延賞固小人，而所計者入相之利害也。宰相人臣之極地，于以幹旋萬化，慘舒百辟，而為人所前却，故延賞失之怨，得之怨，延賞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

綱目錄其文

三年

可相。人之賢否，繫我和與不和。夫豈不取疑於人主乎。非所和而和，故其和不遂。他日延賞讒間之如故，然則曷若堅守初議之為正歟。

陳仙奇既舉淮西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

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兵遂叛歸。上勅陝虢觀察使李泌防遏，勿令濟河。泌擊之，賊眾屢敗，殺其士卒三分之二。時劉玄佐入朝，上命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人，至汴州，盡殺之。

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王通曰：詔其見王者

論德宗自輕其言

之心也。淮西叛戍，李泌處之有餘力矣。千百人破散之餘，何必誘致而後可平。德宗嘗爲防秋兵所驚，欲速平之。至出詔書付藩鎮，使爲餌賊之具。不亦自輕其言乎。言而不信，人知此心，後有是類，可復用乎。賈林有言：陛下性急，此性不改，憂未艾也。帝雖賞之，終無佩韋之益。是以年彌進而德彌退也。

齊映在諸相中頗敢言，上浸不悅。張延賞與映有隙，言其非宰相器，罷之。

論觀尹之明
指盡於聽言

謂德宗不好聽言乎。崔造乃以敢言用，謂德宗好聽言乎。齊映乃以敢言罷。何者爲是。德宗誠喜聞臣下議論，但惡忠直喜讒邪耳。讒邪之人，利口聾，嚙辭繁理寡，如裴延齡、韋渠牟、盧杞之徒，無足怪者。陸敬輿、李長源每有諫說，亦必周詳委曲。至于再三，至于五六，何也。以德宗不明，不如是不足以開悟之耳。然二人之言，聽從者十纔居半。以是知帝所喜聞者，獨讒邪之言。石投水而必受也。堯舜之間，都兪吁咈，則已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太甲不

義背訓伊尹告之讒數十語則已思庸克終厥德。惟太康聽五子之歌而不革。紂辛聞祖伊之告而不悛。天用勦絕其命。此虞夏商周千餘年治亂之大較也。故觀君之明暗於聽言盡之。一言而寤者。上智也。反覆而後喻者次之。力爭而後回者又次之。竭誠苦口。至或以死諫而終莫省者。不足復論矣。

上以白志貞為折西按察使。柳渾曰。儉人不可復用。詔用之。軍之戰骨不許

時德宗倒行逆施

訓齊士旅克清大憝者李晟也。敗壞軍旅以致播越者白志貞也。於晟則必疑之忌之終廢退之。於志貞則必思之宥之終任使之。摧仆松梓扶植荆棘恃勢懷諫行於一時可耳。其如青史之不泯何。夫泛觀四海洞視千古知善之不可不為而力為之者賢人之業也。倒行逆施遑恤來日曰吾得志斯已矣者小人之志也。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三十三
最嘗慕魏徵直諫故上有所問極言無隱而未嘗泄言矣。晟在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故士者所問無隱而未嘗泄於人。

師李晟非特
良將乃賢相

君子有三立，必有所向，慕用乃克有成。顏回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立德者也。諸葛武侯以管樂自許，此立功者也。楊子雲準易作太玄，準論語作法言，此立言者也。所志在上，其成則中；所志在中，其成則下。苟茫茫然無所志，師心而行，或幸而成，或偶而中者有矣。必不足以垂世而名家，以方圓不出於規矩故也。小人亦然。王莽氏來本述祿產者也。胡廣述張禹者也。恭顯述趙高者也。盧杞述李林甫者也。慕之不切，則述之不力。其述不力，則其禍不極。故君子小人各有所踰而行，其志焉。李晟

以忠勇自奮，所宜遠蹤孫吳。近則英衛，而乃慕魏徵，以直諫事君。極言無隱，然則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故凡為士，皆不可無志向，而宰相尤不可無所取法。觀其心之景仰，則其人之賢否，世之治忽，判矣。

吐蕃尚結贊求和張延賞與李晟有隙言和便吐蕃劫嬰宋本曰：此必詐也。張延賞與晟有隙，言和親便，上意亦欲與吐蕃共擊回紇。計遂定，遣

論德宗信非所當信

渾瑊盟吐蕃於平涼。晟戒瑊曰：不可不嚴為備。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上命瑊推誠待虜，既盟吐蕃，伏兵大至，瑊僅走免。唐兵大敗，陸贄可信者也，而疑其有黨；李晟可信者也，而疑其權重；盧杞不可信者也，而以為小心。尚結贊之不可信者也，而與之和好。且德宗自謂平日失於推誠，反致患害，而不思其所信者非所當信也。夫夷狄亦人耳，上古聖人懷之以德，接之以禮，叛亂侵寇，則威之以刑，固不逆示猜阻，亦豈渾淪滄溟，累無防慮。惟言是聽，惟欲是從。哉！德宗張延賞，若以疑忌賢者之心，而施諸尚結贊，以愛信吐蕃之意，而施諸李晟，豈有平涼之辱。主相蒙耻，終不能雪哉。

張延賞懣懼謝病

論德宗不黜張延賞

逆斷利害，而其事未形，固難施賞罰。昨日言之，今日而驗，亦可以悟矣。而卒不悟，夫何所蔽而然耶。蕭復以一言責盧杞，姜公輔以一言諫厚葬，逐而去之。不俟炊熟，以彼兩事之忤，較張延賞譖賢喪

師以至辱國其罪孰大而諂讓不加為相如故則以其謀議本與我同若黜延賞猶自黜焉耳漢高刻印遣酈生聞子房言即促銷印從善如轉圜其君也哉

上謂李泌曰自今軍旅糧儲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也上笑曰朕失辭

宰相以擇為要

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以右為重存交脩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員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唐虞三代歷聖賢之君亦多矣獨以一相治得人故耳如德宗所論是於尚書六曹之上又建一長官而非相也必欲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或叅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

綱目全錄其

講道勸義，廣求賢材，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達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畧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柳渾與張延賞議事多異，延賞諷之曰：相公舊德，第

節言，重位可以久，渾曰：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上好文

雅，而渾質直，無時發理詩上案威儀，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

無故事，請以為常侍，上曰：苟得能之，無不可者。官乃以為左散騎常侍案

張延賞之語，柳夷曠者，乃李林甫所以俟陳希烈。

盧杞所以待關播者也。人臣之義，比肩事主，雖賤

官卑秩，有忠直敢言之士，猶將達之，使自效于君，

况同列乎？而以節語禁戒，是相奴隸也。迹延賞為

相，無可紀述，而誤國之罪則多。柳渾以擇相責德

宗，以選畿邑吏非人主之職，言吐蕃不可與盟，白

志貞不當再用，皆有大臣風槩，上惡之者，惡其直

而信，延賞之讒耳，不勝其忿，至曰：苟得罷之，無所

不可，誠以是施之，延賞豈不曰：能惡人乎？

上欲廢太子，問於李泌，泌切諫，且曰：臣昔以建寧之

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

相，又覩茲事。

論德宗惡柳
渾之直信張
延賞之讒

論李泌進不
若退仕不若
正

人臣之極位，士大夫之至願也。然有不肯為者，其志殊焉。伯夷下惠皆百世師，後之君子尚友而自比，則有寧為清而不為和者矣。貪夫之言曰：進退行藏，惟義所在，不可以必退為高，其言似也。其志則知進而不知退者也。孔子豈不欲道之行，然問陳則去，燔肉不至則去，受女樂而不朝則去，待以季孟之間則去，固未嘗以必進為是，此進退仕止之法也。李泌誓不近天子左右，言雖有激，然泌實存此心，以為是歟。君臣之義，如之何廢之，以為非歟。君弗克終，相亦罔終者多矣。意者居亂邦，見昏主，如仲尼則可，不然用剛必蹈禍，用柔必招辱，故與其進不若退，與其仕不若止也。

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泌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可言乎。

正術邪論，兩各有宗，以宮內為家事，自隋君臣始。唐姦人宗之，李勤以是誤高宗，林甫以是誤明皇。夫天子之事，孰有大於廢后黜子，宰相曰：此非臣

論李長源宗
述狄懷英之
意以啓德宗

所當預，乃陛下家事也。人主曰：此固我家事，豈外廷所宜預哉？由是大臣徇主欲，人主肆邪心，而亂亡起矣。考之周禮太宰之職，詔王建六典，持八柄，治道甚備。至於王后世子，則不會其膳服而已。若夫庖膳饗亨，魚梁獸罍，漿酒醴醕，鹽醢醢腊，幕奕幄，綬裘服，皮幣闈寺，內豎嬪婦，御叙絲枲，縫染之役，悉屬冢宰。而天王正家之道，則無一言及之。宰相以道佐人主，曾謂周公而祭成王，燕寢以爲後法乎？齊桓公葵丘之會，令諸侯曰：無以妾爲妻，無易樹子，所以備天子之明禁，此則文武之澤，而宰相所當輔弼於君者也。故狄懷英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家事。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位宰相，安得不預乎？而李長源宗述此意以啟德宗，予以知齊桓一匡天下，孔子與之，狄李二公爲唐賢相，皆得聖人之意者。周禮太宰官屬，必非周公所建無疑矣。

李泌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上素怒回紇不許，泌力陳利害，案上曰：卿以和回紇

為是則朕固非耶。泌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代於天上。上旨容朕徐思之

李

論荀卿量錯之言誤天下來世

自非大聖人不能無過，故人君必置輔拂諫爭之臣，惟恐其不諫，以有敗德闕政，啟危亡之漸也。夫豈自以為是而惡人之議其非也。荀卿乃言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鼂錯亦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親事法官之中，嗟乎！二子之言，不見於五經，不出於孔孟，何所受耶。錯明申韓，無足道者。荀卿氏宗王術者也，而亦為此言，其誤天下與來世，豈

有既哉。夫苟合取容者，妾婦之道，有指此人而謂之曰：何為妾婦歟，則必艱然不悅，甚則以惡聲隨之，而其所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是亦溺於富貴，不能自克而已矣。故人能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回紇既和親，上表稱臣，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

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有其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

論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

曰道固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眾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侍帷幄為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畧如英衛，不受鈇鉞授斧制外闡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不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

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居，既以剪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效度量而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眾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五年

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

上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儻陛下覺之，豈

有建中之亂？泌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

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

蓋君相造命者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所以亡

也。

桑道茂之言驗，然則方士不可信乎？曰：占步小數，

時有或中，君子亦盡人事而已。向若德宗不相盧

杞，緩於用兵，不汲汲聚斂，安得離宮之厄？惟有此

二者，則蒙塵于外，必不免矣。是故明皇用李林甫，

則有蜀道之行；代宗用程元振，則有山南之狩；德

宗用盧杞，則有奉天之幸；僖宗用田令孜，則有成

都之駐。而不聞太憲武宣有焉。豈不以昏明勤逸

為辨歟。

泌薨，泌屢乞更命相，薦竇參、董晉。上未用，及疾甚，復

薦之，乃並拜相。參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晉充位

而已，然為人重慎，所言於上者，未嘗泄於人。或問之

晉曰：欲知宰相賢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

論君子盡人事

論李鄴侯不當舍陸贄而引竇董

綱目節錄其文

不足道也。必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宰相莫大乎薦賢，然知人其難哉！以魏文貞精慎，猶失之侯君集，況餘人乎？必如狄仁傑之薦張柬之，裴度之薦李德裕，乃無負矣。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竇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禹

益臯陶伊傅周公謀議具在，其所行不出其所言。

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是直大言耳。史

謂鄴侯好詭誕，為世所輕，稽其施設，鮮不效者，獨

於復府兵及招大食天竺之策，為不售，故言事易

成事難，君子所以於其言無所苟歟。

上思李懷光之功，而子孫皆已誅，乃以其外孫燕八

八為之後，賜姓名李承緒而官賚之。

李懷光胡人也，其姓已不可詳，既改之為李，又以

燕八八嗣之，是一家而三姓也。德宗記人之功，善

論德宗以燕八八嗣李懷光非別生分類之道

矣。若懷光者，既嘗勤王而無叛逆，為之置後可也。今以惡與功相乘除，功尚何有，則繼絕之恩施過厚矣。假曰寧過於厚，必得其苗裔而官賚之，而遠襲賈充之謬，晉朝之失而忽於莒人滅鄆之戒，是豈虞舜別生分類之道乎。

陸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論陸贄以安社稷為悅

七年

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抑推尊長源而然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材競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安社稷臣，以安社稷為悅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綱目全錄其又

八年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從之。未幾，或奏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疏再三辨論，上竟追前詔不行。

稽之古訓，則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說事高宗之道也。考之故事，則廣求賢人，隨才授任者，太宗命房杜之言也。陸相所請，纔施之臺省長官，舉其大

綱目節錄其文

者耳其策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守乎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贊雖再三辨理終不見納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况宰相乎

况宰相乎

秋月班宏堯陸贄請準集代之法可養云
上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贄奏延齡妄誕小人
恐駭物聽上不從

經制國用量入為出宰相職也戶部度支特行其事而德宗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說欺

多疑而信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入其說惜乎

陸相論之之不詳去之之不力也過是則姤陰日

進陽道將剝不可遏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不行

焉奉身而退亦逾於他日譖疾之深禍釁之大而

贄猶隱忍以居位是再失之也先是贄請臺省長

官各舉其屬有沮之者必延齡也延齡惡此法之

害已故也

陸贄清道使賑卹淮西為寧人言
贄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人之所以異於夷

論陸贄於裴延齡論之不詳去之不力

綱目錄其文

論陸敏與真洙泗之徒

狄禽獸者以有仁義之心也禽獸者飲食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焉故幾於人既人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全其所以為人者今日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為也然英雄姦傑圖非所圖而虞人害已周身之計鮮不出此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盡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采所學愚既於其論權而得之矣今又以此見之其真洙泗之徒歟是故可為君子道難與克伐

綱目錄其文

怨欲者言也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贄求遷贄曰竇相嘗奏擬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以聞參言對上責參歸怨於君貶公輔吉州別駕

諫姜公輔不知道唐德宗京德

九品百官極於宰相既為宰相矣而眷眷於遷秩陋哉姜子之為是也向者以謹言劄主蔽獻忠策枝國危何壯矣哉其采不獲乎上黜為右庶子若將終身焉可矣不安於是詣贄求遷聞上怒未怠遽有

綱目節錄其

九年

論張滂言利之悉

黃冠之請、躁動悚讐、幾無以自處、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能自免也、然德宗亦可謂涼德矣、公輔非有迷國誤朝之罪、事宋一斤不復、主不克終、相亦罔終、此之謂歟、宋本用鹽鐵使張滂奏、去路水災減稅、用度不充、請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歲皆估其直、什稅一稅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從之、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茶者生人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鉞楊慎矜、韋堅以及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敢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已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或至於官盡權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與官為市、在私則終不能禁、而椎埋惡少、竊販之害興、偶有敗獲、姦人猾吏、相為囊橐、獄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

言身管身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蔓致良民破產、接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虔、發泄不時、至於朽敗、與新歛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茶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征、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貲矣、息盜奪、止訟獄、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綱目節錄其

上欲殺竇參、陸贄力言其罪不至死、更貶驩州、上又命理其親黨、又欲籍其家財、贄皆諫止。

論陸贄以直報怨

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陷之、其說甚恠、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言雖不足以盡人善聽言則得之矣、陸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致詳、而無失言、其行事亦無過舉、而謂以左遷宿怨、是豈知敬輿者哉、德宗欲殺參、贄辨而生之、又欲理其親黨、贄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貲、贄論而止之、審有憾焉而肯為是耶、或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

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贊佐天子用刑罰，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

以中書侍郎趙憬為門下侍郎，憬疑陸贄欲專大政，排已置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

以趙憬傳考之，有小善，無大過，不可以非君子目之也。嘗獻審官六議，一曰：議相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責才而備，則不可得。其言豈不當乎。當其時，

中外所謂賢者，非陸贄而誰。憬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有疑於贄而與之有隙，何也。德宗之用贄也，私命之曰：要重事，勿對憬陳論。贄不可，曰：臣所奏事，惟憬得知。陛下勞心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有濟。非無私之德也。由是觀之，贄豈擅權而非憬者哉。由中書過門下而自懷猜狙，疑贄外已耳。然則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蓋聞此理而口言之，筆書之，未嘗反求諸心也。心與理二，未有見才而不疾，見功而不忌，見賢而思齊，見不善而能改者也。

論趙憬不能
反求諸心

論唐用四五
人為相非治
國之良計

賈耽陸贄盧邁趙憬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奏請
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
之，其後一日一易。

人誰不學，而其見有深淺，正邪之異，人孰無才，而
其用有小大，遠近之別，以成周之盛，聖賢輩出，亦
不使召畢毛芮並為冢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
百官也。唐乃用四五人為之，權鈞勢一，迭相推避，
賢者不得有所施，不賢者得有所容，夫豈治國之
良計乎。旬日一易筆，亦何愈於一日一易，一日一
易筆，亦何益於旬日一易。均之狐裘蒙茸，吾誰適
從。由是知人君之職任一相，乃不可易之道，特在
乎識賢否耳。

韋臯遣使說雲南王異牟尋，遂棄吐蕃歸唐，復南詔
舊名。

夷狄之離合，中國何與焉。天子有道，內治民安，邊
圉得人，雖四夷之勢，連環于外，不能為吾害。苟為
反是，雖使一方瓜分瓦解，然一爝之火，亦可燎原。
故凡從事於方外之績者，鮮不自及。以太宗英武，

論中國當自
治以為強

禽制百蠻無不如所欲亦未有離而不合服而不
叛者也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
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於是韋臯
遣使要結累年而異牟尋棄吐蕃向中國此後吐
蕃為邊患益稀豈非其國盛衰自有數耶然後數
十年唐室之禍不起於吐蕃乃起於雲南以此知
中國當自治以為強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
守來則不拒不來則不强然後堂室之患不召於
藩籬之外矣

卅年

上欲脩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同州
一谷木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之猶不可得
今安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開元天寶何從
得之

德宗之好諂而其受佞人也雖面斥其祖而怒心
不生蕭復責盧杞使之正言則以為輕已艷然而
怒裴延齡之言其侮慢不敬亦甚矣則安然聽之
不以為辱也光宗嗚呼已自蔑其先安得使人之不蔑
已耶

論趙憬不知
賢則亦不知
不肖

裴延齡日短陸贄於上，趙憬之入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不直贄，罷爲太子賓客。

趙憬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爲急，使其與陸贄異時。必景仰慕用之不足矣。及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又忘其引薦，疑其專權，反與裴延齡比而去之。人非甚愚，豈昧於是非賢不肖之辨如此。又况憬懇懇於用賢乎，而何爲其然哉。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而瞽而聵，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斷，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則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憬以任賢爲急，而不知賢者爲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則亦不能知不

賢者爲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則亦不能知不

肖此憬所以與延齡比也是故大學之道必格物
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心正心

正矣又豈有黨讒邪害忠貞之事哉

十二年

陸贄陽城守延英門云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日夜痛飲至是陸贄

取忠州別駕上怒未解中外以為罪且不測城守延

英門上疏論延齡姦贄無罪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若

相延齡城當壞白麻慟哭於庭

論陽城有功於唐

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
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

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遏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疎

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

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

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廷非

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逐城而後

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疎質直野

之態耳雖然主昏於上姦熾於下讜論一發正氣

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矣豈

風流文雅委蛇醞藉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訾

十二年

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以竇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曰：「故事惟封王命相用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自輔國以來，隳壞制度，朕今用爾，不為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勝我矣。」文場叩頭謝。

論德宗有私不自克

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祖宗成憲，惟子孫不知也。知則必信之矣，知而不行，則未如之何矣。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德宗既知之，自輔國以來，隳壞制度，德宗又知之，則何為不改而命為護軍中尉也？其言曰：「朕今用爾，不為無私，此其病也。有私不自克，人之通患，亞聖之資，惟善是從，欲萌動差，隨即克之，次則審輕重，度大小，寧已之不得肆，而必歸於理焉。罪莫大於故，德宗不舍其私，是吝也。是遂非也。」

不移也。是自棄也。是樂其所以亡也。然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任竇霍，而惜白麻。咎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啟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蔽哉。上之初用竇霍，分典禁旅也。陸贄、李泌為謀議之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弼諧之地，皆不聞諫止，安得不均其責乎。

上自陸贄貶，尤不任宰相。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

雖縣令亦親選中書行文書而已
主紹李實、韋執誼、韋渠牟，皆權傾宰相。渠牟躁尤

見親狎，上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率至六刻，所薦咸不次拔擢，皆庸鄙之士。

論德宗與韋渠牟等以氣類合

德宗以宰相不足任，則曷若以此五六人者為相，以宰相可疑，則安知此五六人之不予欺也。慮其據相位為黨，故不以為相，則安知其今不已。相朋結也，是皆無說，獨以韋渠牟觀之，然後知上所私厚，以氣類合耳。當其時，固不可諫，事往矣，又何足咎。直可為後來人主之戒而已。人主之尊如天，日月星辰麗焉，風雷雨露降焉，高明廣大，莫可階及。

乃引取人所疵賤以滓穢太清其自辱也不亦多乎。

十三年

張茂宗尚公主未成昏母卒起復成昏光祿少卿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而有母憂

詔起復為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諫曰古有墨衰而從兵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太常博士章彤裴堪亦上疏諫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

論德宗教人以喪昏

朝廷所為下所視效四方面內而化焉今乃教人以喪昏雖不立法而人固式之矣帝女天下婦之儀也駙馬天下婿之表也而可以喪昏百姓何責焉

昔魯文公即位二年八月使大夫如齊納幣春

秋罪之謂其喪未終而圖昏也娶在三年之外喪

未終而圖昏猶且不可以其忘哀也况身有衰經

如之何其易之夫當衰經而服吉服異莫甚焉常

人所不敢為而德宗拒諫甚力仍促昏期不以為

異者豈懵然不知禮義哉良由習見易月之事麻

苴之短故也是以聖王以身化人而輔以法制已

則無禮欲人之服也難矣

以使者為使謂之宮市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宮中市外間物名為市實奪之也

論德宗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

十四年

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又讐歛，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無如案何矣。匹夫交易，賈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來監哉。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為黨，出城為道州刺史。

人心之所服者公而已矣，其所敬者義而已矣，薛約以言事流徙，則未知其所言是歟，非歟，果其非也，陽城於約，有師弟子之分，出郊送之，猶未得比諸樂布，夫何罪焉。果其是也，則朝廷徙無罪之士人，先生送無罪之弟子，失在德宗，而不在司業，何乃并城逐之，不義而又不義，不公而又不公，欲天下畏服，不亦左乎。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况可以勢利誘，以威武脇耶。德宗自以薛約有罪可耳，必使陽城亦罪之，然則我違道之好惡，人亦當好惡，我徇情之毀譽，人亦當毀譽，其拂

理不亦甚乎。雖然，德宗爲是，蓋不爲薛約，乃爲陸贄，則亦欲蓋而彰耳。

渾瑊薨，瑊性謙謹，故能以功名終。

宋本

德宗破朱泚，泚及李懷光，李晟、馬燧、渾瑊，三人是賴

論馬燧渾瑊不若李晟

十五年

社稷臣也。忠烈堂堂，戰伐之多，蓋餘事矣。然而稽之清議，則燧、瑊之譽不若西平之懿。何也？其爲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耻乎？燧與良器有隙，瑊以奉詔爲愿，至使平涼之辱，終唐不雪。故二君忠烈，雖無可訾，若乃憂深思遠之明，守正不拔之操，則方晟遠矣。是故以時論之，時運不可留，以事論

之事，往無所繫，以人論之，白駒過隙，倏忽而已。獨有是非之理出乎人心者，愈久而終在，所以志士仁人，一言一動，必以仁義爲歸，謀人國家，不以爲利爲尚者，良有以也。

于頔懷上凌下上方姑息妻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上方姑息藩鎮，無如之何。

德宗有制斷四海之勢，而鋒銳銷矣，一至於此，何也不知持志之方，爲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

論德宗不知持志之方

不在已。眾人喜怒在已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
登十六相，以其賢也。流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若
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
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已，故忠賢如李
晟、蕭復、姜公輔、陸贄、陽城，則惡之忌之，疎之斥之，
跋扈如劉惔、吳少誠、李知古、李萬榮、于頔、李錡，之
徒，則畏之下之，撫之綏之。若疲御之悍馬，若慈母
之驕子，若守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
立焉。是以其德不流，其威不肅，而天下侮玩之矣。

暴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主，故宜剛而柔，宜怯而
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
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挫動軍情上

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
耶。」

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
亂者，何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
然。李藩從下土來，在諸公卿，未有向背，在諸中尉。

論自天子至
于匹士必當
明大學之道

山莊在

未有忤違德宗視之猶日方中也故不待聽言觀
行但以其儀度安雅而知其非為惡之人也客考使虛
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遠矣故嘗
論之見人見已皆如闕鑑中之象察情燭狀皆如
觀水中之影執古御今皆如用尺寸之度適權合
變皆如持關石之準參照彼已皆如挈四平之矩
糾正在曲皆如陳一直之繩然後不出戶而知天
下坐於室而明四海考諸三王而不謬以俟百世
而不惑矣不得此而南向堯何以為君不得此而
北面舜何以為臣非格物物格何以啟進此之塗
非強恕求仁何以克安此之居故自天子至于匹
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吳少誠擊韓全義屢敗之會少誠致書於監軍者求
昭洗朝廷亦厭用兵詔赦之復其官爵宋本起此全義至長安
竇文場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宋本此全義稱足疾遣司馬
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招來少誠其
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

天之生物均於生之而已美惡在物天無意厚於

德宗以待
人之方待

君子以禮君
子之具禮小
人

美而薄於惡也。故五穀松柏與臭草毒木同育乎
雨露之滋。鳳凰麒麟與梟獍狼虎並安乎覆載之
大。若夫裁成輔相以補其不全。則在人矣。是故或
藝畜之。或雍斬之。或靈異之。或驅放之。然後萬物
各得其所。聖人治物尚爾。况治人乎。是故遏惡而
揚善。先德而後刑。內君子而外小人。尊君父而抑
臣子。貴中國而賤夷狄。重農桑而抑末作。隆經學
而後詞藝。師王道而鄙霸術。崇正理而絕異端。追
雅頌而放淫溺。皆所以調御二氣。扶持皇極。以全
天地之功。而盡三才之道者也。以內君子外小人
一事論之。見其為君子矣。則必保護之。安存之。如
養禾稼者。去其狼莠。及其蝨賊。則君子得以盡其
心。見其為小人矣。則必制馭之。防閑之。如治疾病
者。絕其本根。虞其再作。則小人不得肆其姦能。如
是則人主之職舉。而治可望也。德宗則不然。以待
小人之方待君子。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故蕭陸
姜陽諸人以毫釐忤犯。其罪彌天。而於竇文場韓
全義。則以罪為功。自為之說。委曲庇覆。惟恐傷之。

其亦昧於已職甚矣。

李錡既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運結權貴，恃此驕縱，浙西布衣崔善貞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與錡不法事，上命械送錡，瘞之。

論德宗幸免
上國

德宗殺崔善貞與趙奉璋、李少良之事，類乎曰不類。李林甫怒奉璋言已，玄宗不知也。代宗怒少良漏言不專為元載也。善貞言宮市進奉觸德宗深病，德宗乃假手於錡，使肆其酷毒，以快已與諸宦者之心，不君甚矣。夫不正名，人臣所犯，而加以惡名，此乃姦人所為，何有人君惡人議已而激怒於僭亂之藩鎮，致納忠之士死於戕賊，如是而可以為君乎？殺諫臣者必亡其國，德宗幸而免幸，非君子之所徼也。

二十一年

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欲極言宮市之害，眾稱賀，退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密結名

論王叔文進
不繇其道

詩史管見 卷二十三 五十一
士求速進者柳宗元劉禹錫等七八人為死友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大本
不正故終歸於邪耳君子之非成德者豈能言皆
中倫行皆中慮顧其志在於善故終歸於不為惡
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收
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也易曰進以正可
以正邦叔文誠知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進身之禮
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故列子書言禦寇嫁於衛
嫁者俟禮備然後行不則野合與鑽穴踰墻相去
幾何矣叔文誠讀書知治道乃以奕秋小數待詔
供奉雜於伎藝卜祝之間是所謂不由其道者也
柳宗元劉禹錫以是觀之則豈至迷於所從陷身
不義哉

綱目錄其文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
見卷第三十九
順宗

求貞元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
中外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
綱衛次公等至金鸞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
立未定次公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
不得已猶應立廣陵主綱和之議遂定

綱目卷三十九

卷三十九

五十一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而付之王崩太保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所以顯之於眾也然則古之立君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之法而後世之君貪有天下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順宗為太子二十年一旦雖病已有壯子而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也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向非次公能沮其謀幾有趙高之事矣

論德宗貪有其位吝於子孫

貪人必吝不可取而取之曰貪可與而不與之曰吝德宗好貨財親小人小人貨財固一物也既專意聚斂不復顧義理所在惟得是務不復以賢才為意惟利是從至其甚也或記其進奉之名而授以旄鉞或悅其進奉之言而貸其罪戾於金玉幣帛尚眷眷如此况天位之貴海宇之富肯使其子孫得之乎故為貪為吝相應之符也順宗自去年

九月風瘡逮正月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
 入矣英睿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焉建為皇太
 孫使攝行聽斷則有光于高祖睿玄之事豈不美
 哉身自抱疾子又病廢眷戀遲留計不早決賴天
 未喪唐鄭衛二公會逢其適得以片言遂定國是
 設有宦官如李輔國仇士良之姦凶專橫廢長立
 少先議于禁輿之中亦誰敢違故德順授受不繫
 於太子壯長儲位久定也范氏之論非矣自禹傳
 子孫後世遂為成法明哲之君處死生傳代動為天
 下則言為天下道如顧命所載者偉矣然仲尼猶
 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况夫貪有其位吝于子孫則聖人何以言之哉

清河後人張日瑞重校

綱目節錄其
 文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終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三

四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三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四
此各千子...
曰天...
...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四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唐紀

順宗

貶京兆尹道王實通州長史

按司馬氏所續資治通鑑不取新唐史以其多戾也至順宗實錄則取韓愈所撰者十居八九以其可信也今舉李實一人觀之曰實為京兆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

宋本記事此加
詳
論韓愈訾獎
李實書與史
二

讀史管見 卷三十四

粟字 木粟字

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麥苗以應官優人
 成輔端為謔嘲之實奏其誹謗朝政杖殺之至譴
 市里驩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此
 皆韓筆也而韓與實書曰愈來京師十五年所見
 公卿不可勝數皆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有赤
 心憂國如閤下者今年不雨百有餘日種不入土
 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二十
 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
 宿賊推縮銷沮蒐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閤下條理
 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也從事於
 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
 敬而慕之况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
 懇懇乎愈尋為監察御史即上疏論京畿百姓窮
 困應今年稅錢草粟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遂
 貶山陽令夫李實一人耳而韓公訾之獎之如二
 人焉韓公訾至於古之立言者以是教人曰無誘
 於勢利今書與史竝行使人將何從故嘗試評之
 此未免涉乎文士之通患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毀譽各當其實則人無干譽逃毀之詐三代之民如此故聖人之譽人也必因其已見之美雖不自言其毀人若春秋所貶皆因其既然之罪如鑑之妍醜夫何心哉今昌黎伯載實於史者不敢以非為是是其公也而稱實於書者未免以不肖為賢乃其私矣公與私特在乎有求無求之間一有文華之士傲其所為將以入之今日譽之為伊傅周召既而不得所欲明日毀之為共兜廉來搖毫揆藻曾不以為愧安知無作備之自乎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德宗末年久赦群臣微罪道遂者皆不復叙用至是始追忠州別駕陸贄等赴京

師贄未聞命而卒贄之秉政黜李吉甫於外既而為

忠州刺史贄門人以為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初猶憚凌辱為深文

赦
德宗十年不赦美政也而所以不赦者獨為左降

臣僚是則褊心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謂此類也

雖然君子不失口於人何況赦令所以布大信於

天下言之斯行之矣言而不行之之來是人君自侮其言

綱目節錄其

也。為大臣所沮，是侮人主之言也。皆不可也。故赦而不行，猶不若德宗惡人之幸赦，而故不赦之愈也。夫刑禁人之望，解釋逋負人之望，蠲除何啻於焦枯之望雨澤哉。故易以解卦明之曰：雷雨作，解。君子以之赦宥焉。但不可以為故事而妄下耳。苟以為故事而妄下，則必文具而實不至，水旱之逋負，名曰蠲除，而督之不置也。縉紳之刑禁，名曰解釋，而拘之不舍也。其蒙實惠者，直寇賊姦宄耳。然則可不慎乎？李吉甫雖非端士，然栖筠之子，稔聞典故矣。故於陸贄貶中，不敢廢宰相之禮，比之挾怨私觀時勢，肆意陵藉，不為朝廷惜事體，不為賢者存禮貌，如李巽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裴垪與之言，上則憲宗委之，彼有以取之也。故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贄在忠州，闔戶而處，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但集方書而已。嗚呼！贄之為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黜，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白茅，慎之至也。雖然，武后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謀反一言，毒痛

四海又安問其罪之有無也

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更名質常執誼自以專

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

之淳淳為太子侍讀及發言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

耳何為預他事質皇懼而出

孔子春秋既成門弟子無受其義者後乃有公羊

穀梁氏作傳異乎左氏叙事而已歷秦迄漢至唐

凡六七百年而後趙匡陸淳啖助三家出焉其發

明聖人之意為多蓋有功於春秋者春秋書紀侯

來朝明君子不可主非所主也書滅項明事君者

不當阿黨大夫也書宋人執鄭祭仲叔孫得臣卒

明人主當以義自立不可為人所役使也書公不

與盟以明事之不義者以不與為幸也伯冲與韋

執誼厚善為之掩惡於太子受其令而不辭名在

八司馬之冠一何悖春秋之甚哉故窮經旨而不

歸之義理則經必不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

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

之不相及也太子曰講經義何為預他事此失言

綱目節錄止

論常執誼不
慎也

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
可斷惟文通學不治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
耳

執誼為叔文所引欲掩其迹韋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
於公議時為異同遂成仇怨

篁門圭竇之士知自修者猶必慎獨恐愧屋漏故
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
灼况為天下宰乃陰惡而陽善實不肖而文賢欲

以欺世而盜名其能不敗乎韋執誼與裴延齡韋
渠牟為輩流固無所責矣然知王叔文之不善有
不可從則其良心未盡亡也良心才盡亡聖人固

教之而不絕也是故欲掩其迹則曷若不為迫於
公議則曷若盡改既與為異以取怨於君子又欲
為同以不惡於小人天下無此理矣孔子曰小人

閒居為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然自古如此
者多矣為利回義疾之士亦可少戒矣

憲宗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爾得獻今珍禽奇獸皆母

論憲宗始初清明

人君取象於日者以其明而已凡為鬼為蜮為欺為姦必於晦冥暮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遁照雖使之為姦欺鬼蜮畏人見焉必不敢陳于前矣故明君臨下如日之方中昏君猶晦冥暮夜之時耳憲宗始初清明才發一語諂諛邪佞聞而喪膽便僻側媚噤無所施志士仁人洋洋然動其心忠臣義士夫戔戔然纓其冠相與趣乎光明之日熙洽之會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豈不信夫

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論李義府許敬宗韋執誼之惡至今不泯

錄其

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其次則如貞觀之制史官日隨仗入隨事記之猶為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宋本三四年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姚疇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迷眩千古今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宋本三四年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焉耳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用為是紛紛宋本三四年以其請建之紛紛

則其誣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黑淆亂忠邪故義府敬宗執誼之惡至于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

元和元年

四川節度使韋臯薨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徵為給事中闢不從命遂以為西川節度使諫議大夫韋丹曰今釋闢不誅則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初嗣位未能討也闢又求領三川上不許遂反上欲討之而議者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闢上從之於是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論討平禍亂
興起治功惟
患人主無大
有之志

齷齪之士拘攣之見猶印圈符契何適而不然惟明者斷之則如杲日中天而重雲散東風普地而冰凍釋耳蜀之險固惟劉玄德諸葛公在焉雖曹操司馬懿不得窺其內自餘未有不破者况劉闢倉皇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者而公卿議者闕然

以為難取，獨諫議韋丹贊計於前。翰林李吉甫啓沃於內，而杜黃裳當國決策。且薦將臣，憲宗之意遂決。嗚呼！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所患有二人主無意一也。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之臣為易得，臣求有為之君為難逢。德宗姑息藩鎮，晚而益甚，視其朝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寧，賢相良將，忠言嘉謀，並出輦轂之下。具僚之中，不待招于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為之志焉耳。雲從龍，風從

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廢政或端拱無為何

者可從。杜黃裳對曰：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也。煩細之事，各有司存。秦皇衡石程書，魏明按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非其道也。

黃裳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言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事無不推誠會事苟無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侵官不可也，善于庶言，庶獄庶慎，不可也。然則

論憂勤所以無為

當何為哉。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噐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祇懼，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寔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此乃所以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嗒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黃裳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而已。向使李林甫、盧杞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措其君於酖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

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悅、沈傳師出焉。宋本

論制策得人之道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瑋傑特之材，不困於簸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李師道自為平盧節度副使，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命師道為留後。

綱目全錄其文

論憲宗失幾

綱目全錄其文

論王濬杜黃裳不知處功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擅襲父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盍與反復論辨其始終，則黃裳必有處，豈空言哉。乃遽以地授師道，他日討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杜黃裳建議平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畧，上曰黃裳曰：高崇文平蜀，上謂杜黃裳曰：卿之功也。

續史卷之

卷之

上

可貞無成有終著于坤卦六三之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臯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是以自古人臣立勲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如是是在已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力之有焉者處功名之正案去法非詭對也王濬不知此義上表白明杜黃裳不知此義披襟獎詔曠闕多矣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辭疾不至案去朝政有失輒附奏陳論

論李渤未能
景行伊葛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未受三聘之禮固不與湯言伐桀之事傳說未應百工之求固不與武丁論遜志之方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所謂師過而商不及皆不得中行者也君子之觀伊尹以其鬻鬻然與其幡然為出處之決方其鬻鬻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

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由是觀李渤辭徵。則不當與聞朝政。許國則不當辭疾。山居豈尚論景行。有未詳乎。

元和二年

論憲宗不能善小以取大

杜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以尺朽而棄合抱之木。不得稱為良匠。以二知而棄千城之將。不可聞於隣國。杜遵素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方欲張皇六師。削平僭亂。無寧舍小以取大乎。使遵素有子貢之短。未忘貨殖者。厚賜予之名。田金幣。克徇其家。而資其長筭。黃裳之才業展矣。惜哉。以憲宗之明。而使輔相有不獲自盡之嘆也。

綱目節錄其文

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選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為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得人。

論李吉甫有君子之高致

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

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或乃量褊迫而多疑阻，則怙寵專位，惟恐人之軋已，故譖愬疎斥之計，日生于胸中。忠賢智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如林甫、盧杞，然終亦何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垪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受薦，以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矛盾之為已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垪，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斬，知人之明。雖在裴垪，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邪。

綱目節錄具

上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宋本云：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以徵其餘，且此陛下意，亦有邪臣欲重其罪，明其善其言也。一二人何如？對曰：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上善其言。他日謂宰相曰：以太宗之聖，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謫諫官，及聞宋本李絳之告，乃命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

論衡宗心虛
志銳

綱目錄其文

之賢莫大于善易入昔者舜之為帝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憲宗之志未必及此然上有文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復諫之失故其心易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于頔憚上美成為子求尚主上以普寧李絳諫曰頔唐族山東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許

底尊不足為帝女上曰非卿所知

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論憲宗以女餌人

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世人主或以女嫁夷狄或以女嫁叛臣是以女為餌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以非卿所知拒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而已以女餌人夫豈所以為權乎于頔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在謝得婦宋字倒而不在乎諸侯朝天子也其辱大矣憲宗不以為耻由祖考素輕其女其所由來遠矣久宋本故習不可不慎也

御史中丞盧坦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闞濟美違勅進奉命歸進於有司上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柰何棄大信而存小信乎上

三年

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論柳晟閻濟美中主心之微

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奉三月柳晟閻濟美故違約束自常情觀之姦臣冒法行險嘗試其君者也憲宗受而不罪然則二臣非敢嘗試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卒之憲宗溺於聚斂疎遠君子甘心小人晟濟美可謂警黠矣樂本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二臣所進何所從出遣清正御史往考覆之必有倚法以削之事則以其物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戒今

論日錄其文

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顧以不欲失

信為辭是養一指而失肩背為放飯而問齒決飾

小名妨大德孔子之所惡也不取

右僕射裴均素附宦官得實權射顯嘗入朝踰位而立中

丞盧坦揖退之均坦尋改右庶子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

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

右庶子

論盧坦以譖被斥

盧坦面折裴均憲宗弗見也而坦被斥何也主均之宦官譖之也譖之之言不得聞矣憲宗聽而不

與理坦蒙其照闇而弗得白明末故陸贄曰凡譖人者

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

傷須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

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失不謂憲

宗亦然如宋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遠也已矣

王錡在鎮五年入朝厚進奉及賂宦官淮南節度使王諤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

學士白居易諫事遂寢

論憲宗近循
正元之失

任宦官喜進奉德宗之大弊終身之膏肓也憲宗

遠慕貞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考考字何也殆亦幼少

出入乃祖左右習聞熟見固以是為常事而不之

恠歟夫官吏不滌之罪莫汙於受賕百代不變之

法也莫嚴於治職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以通餽謝無清白稱

遂罷相位人君以一身表正萬邦乃納藩鎮賄賂

又欲以宰相賞之尚何官吏之責哉必以為無害

則監臨受賄之法可廢苟一行一否又何以示天

下之至公以此言之庶有豸乎故嘗觀天地之德

天德主施。萬物資始。而清明精粹。一毫不繫也。坤為吝嗇。雖化貸萬物。其益無方。而歸根糞本。皆反於土。故滯於物欲者。其趣汙。達於理義者。其志潔。故人君當位乎天德也。

上嘗問裴垪為理之要。對曰。先正其心。

論裴垪大臣之言

裴垪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必有於所行之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

回曰。請問其目。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

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

而有不正。正之之道如何。垪必有復于王矣。茫然

以正心為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知食之可以飽

而不能爨也。又安所食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

四年

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何名批敕。裴垪薦藩有宰

相器。擢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

之。

論裴垪虛懷大度

裴垪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垪何以能爾。觀垪告憲宗為理正心之言。則知垪之

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政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摘我也、勅出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淺則愠、甚則怒、又甚焉則斥逐誅殺隨之、其防人言甚於寇敵、孰有虛懷大度、以天下理亂為己責、而不梁毛橫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賢矣、昔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為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意焉、愚於弘中亦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白居易請却之、上令付度支、既而有旨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論李絳白居易不能除憲宗病本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藥藥、不對病、雖曼澤怡面、膚革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宦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帝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為、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祖

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讒。一悟周公之忠。無敢昏逾。夫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質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

是觀之。李白諸公匡救之道。抑未至歟。

負

揚憑 貶 待 悔 獨 至 別 李夷簡 奏 為 御史 中丞 李夷簡 彈 京兆 尹 楊憑 貪 汙 僭 侈 貶 臨 賀 尉 親

負國乎

友無敢送者。櫟楊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晦為監察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簡負本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皆恩。

風義之事也。夷簡方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

宅心以理者不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凡人鮮能

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并甲之父子兄弟姻戚黨

與而惡之。至或取反親賣友之人。以示向背。從違

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夫之行。惡矣。由是論

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承 摧 為 左 右 神 策 白 居易 奏 念 承 摧 勤 勞 富 之 可 也 至 承 摧 以 吐 突 承 摧 為 左 右 神 策 河 中 河 陽 浙 西 宣 歙 等 道

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

摧勤勞富貴之可也。至于軍國權柄。動關理亂。豈可

論白居易失言

狗一時之情而取笑萬代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于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失言。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盍亦直考舉太宗故事，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隳壞先烈，而甚于德宗，將有弑君亡國之禍，願盡剗此弊，追復貞觀。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于昏，可為忠言，安知其不遂開納邪？聽諫

綱目節錄其

五年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音字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以馬鞭擊破驛呼罵而入，以馬鞭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論憲宗不能長育人材

菁莪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音字良玉不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耳。禮義以維之，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于合抱干霄者，中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柏亦不得遂，况常木乎？以元微稹

之論焉其資甚美未為小人之歸者憲宗敗之也
 積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剴切豈出李絳之
 下一為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讜言偏長宦
 豎之氣勢不理前事又從而重譴之是風告天下
 使知守正之不利黨邪之得安也積本欲自修希
 附名勝既經折挫不克固守一變而從北司遂與
 賢人君子為敵讐抑沮裴度以隳河北之績雖積
 下喬入幽祇自毀壞靖言其故由憲宗不能長育
 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綱目錄其文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宋本武謂李絳
 曰居易不遜須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
 忠今日罪之恐天下箝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論憲宗去非
從是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
 臧惟予有佚罰况過誤出於已則聖賢之君深自
 克悔宜如何哉憲宗求諫納忠號為英主而駭聞
 錯之一字况庸庸者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已
 終從李絳以忠相益去非從是如反覆手使每每
 如斯貞觀之治真可跋而及也侯案考

六年

讀史管見

卷二十四

三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陛下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苟道盛德克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

論憲宗未嘗遜志於聖王

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案三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豈非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之士方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

綱目節錄其文

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帝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老其勢固然也誠使學為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異端何自而入邪

李絳諫上聚財案本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思雪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尚書載帝王治亂備矣曾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

論憲宗汲汲聚財適為德

讀史管見

卷二十四

三

貢記貢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殖貨利為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貝玉為丕刑。則有之矣。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倚法以削。則有之矣。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寧反復。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勤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儉邪為急。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如是則危。則亡。則墜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者四者誠備矣。不臣者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缺。雖得三鎮。取河湟。亦安能保哉。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為德政之累。非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且商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相絕遠矣。且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况以天子而臨藩鎮。與夷狄乎。苟以湯武為師。不出十年。何患治功不立。李絳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邪。

為監軍未幾又為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知憲宗實眷眷於承瓘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為英明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

李絳曰今法令不能制者五

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

故盤遊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

式呼者商紂也不敬天怒戲豫游衍者厲王也人

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

輟者陳叔寶也執絲竹萬八千人酒卮不離口者

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勤于邦若

湯則慄慄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甲

則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

食周公纂之以戒成王曰無滯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無皇曰今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

是人則有大過咎矣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合則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後知虞夏商

論李吉甫以樂詔君陷於穠提婆江總寰世基而不自覺

綱目節錄其

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聖賢無彊之恤者所以為無彊之休也吉甫位為上相乃以樂詔君陷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之甚乎

後句餘于頓入對亦勸上峻刑宋本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者尚德不尚刑上曰然他日于頓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頓欲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論李吉甫容

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屈於上前者五六矣苟所執有理而折屈如此盍辭位而去諸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故隱忍耻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謬使李絳而不獲乎上如吉甫其肯強顏于位哉

七年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曰朕入禁中獨與宮人宦官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御處聲

論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

大夫

色便僻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順，強其所劣，捐其所習，棄其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爭之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肯以此而易彼？此昏君庸主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然，憲宗知之矣，曷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德術業老成儒學之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暇，燕處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敷陳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宦御之足也哉！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六十一 憲宗下

梁守謙為樞密使

論樞密之命始於憲宗

言甫素子樞密使梁守謙相結亦為之言上竟遣中使宣慰欲宣慰於 寵待宦官莫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

綱目節錄其文

元和元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守謙為樞密使。然則樞密之名未詳其所始，而建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恭顯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猶為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相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强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二府，處勲舊之臣，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參紊甚矣。其源乃自憲宗啓之，必欲稽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十四

二

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為善也。得

吐蕃寇涇州。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

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坐耗縣官。

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

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奔赴。而無以相制。莫肯用命。

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則軍聲

振矣。上從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

竟為宦官所沮而止。

李絳既請。憲宗既從。使宦者不沮。而神策軍不願。

分隸。則遂已乎？曰：號令聚散。出於朝廷。儻以任絳。

絳處之。有餘矣。神策軍之所以不願。正由宦者鼓

扇。憲宗方主宦者。則雖絳亦安能為力哉？憲宗過

劉光琦。遣使齎赦。叱吐突承瑤曳撤碑樓。何其快

也。至於分隸神策。外扞西戎。乃國計之大者。反為

宦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推之。足以運

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時城為河所毀。李

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

論憲宗不能推其所為

綱目節錄其文

八年

續史管見

卷三十四

三

以為受降城據虜要衝守邊利地奈何舍萬代永安之策狗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亦然上卒用吉甫策

論憲宗不明乎善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言鮮用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修天德故城感地二百里而不惜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謨謀著驗功名日昭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黨振武之議盧坦周懷義所見與絳同

和日錄其文

必曰是皆為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無與協謀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相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也

群臣累表請立郭妃為后上以妃宗強恐既正位後宮莫得進竟不許

論憲宗以欲廢禮

天子之配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寧有萬乘主而不立后者乎以妃自儷豈不輕其身以如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

綱目節錄其文

續史管身

卷二十四

三十一

故必擇勲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爲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強盛之虞、後宮不得進
之患也。郭妃爲人、必方嚴守禮法者、是以憲宗畏
之、恐妨已之從欲、雖然、豈禮也哉。嗟夫、德之難於
執中也。自古有不得已而立后、光武之於郭氏是
也。有以愛而登后、漢成之於趙氏是也。有以先帝
之私爲后、高宗之於武氏是也。有以倡優爲后、明
皇之於趙麗妃是也。有以宮婢爲后、齊後主之於
穆氏是也。是皆不正之極也。若憲宗身居冢嗣、娶
汾陽愛孫、正孰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
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懼弑殺之禍、其所由來、
豈無漸乎。

九年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曰、此群小
子者必曰朋黨、願深察之、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
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願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類則合、弗類則離、合
者、越宇宙、異天壤、如出乎其時、見乎其人、端拜而
議也、離者、父子而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

論憲宗英明
沫若太宗

情志否隔猶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為類者也桀紂幽厲呂政柏靈高洋蕭寶卷陳叔寶隋楊廣為類者也伯益臯陶稷契夔龍伊尹仲虺萊朱太公望周公旦召畢毛芮為類者也飛廉惡來李斯趙高開高宋本高那肱江總孔範虞世基許敬宗李林甫為類者也宋本則此字類者若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其附麗不以膠漆宋本其約束不以繩索也生乎異世者宋本既如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未聞蕭寶卷隋楊廣而慕用臯尹旦與

也亦未聞宋本周成康王而景行飛廉惡來也君子固

與君子為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相黨比人君必惡

朋黨者推已及人宋本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處於

君子乎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

之乎將與小人為一而不自知其朋黨乎朋黨之

論不出於三代之前明王之世獨簡賢附勢宋本寔繁

有徒者湯之所以數桀而伐之也多罪逋逃是信

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宋本若虞夏商周聖

賢相與同聲者應同氣者求百僚師師九官宋本遜讓

三千之衆。宜惟一心。未有譏其爲朋黨者也。然則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邪慝。或以恩知。或以勢利。窮則相踈。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于其時。臨其事者。惑于真僞。賢不肖之辨。而聽夫牽

綱目節錄其文

合羅織疑似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焉。乃大相繆戾。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洪案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繫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邪。抑君子邪。而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宣帝圖形於麒麟。太宗延士於瀛州。于以興起治功。計

言身命 卷二十四 三三
安天下又安可以其衆多而指爲朋黨也邪夫小人固憎君子然欲一一本而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之宋本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竭澤之喻焉凡其謂君子者曰同訕上曰同惑衆甚則加以同心背叛人君而暗宋本而惑而忌克欲不信得乎以憲宗有意于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于程异皇甫鎛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异鎛順從然則

同非所非惡非所非患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憲宗英明未若太宗也以太宗克已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違則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是故武丁典學宋本修德道積于身然後傳說得以欽承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又列于庶位不然說方且爲黨魁逃罪之不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無偏無黨之法也

讀書心悟 卷二十四 三三

論憲宗不知學

李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至是上召承瓘入先罷絳相

憲宗敬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瓘居中善矣而有未

善者絳與承瓘輕重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

仰以蕭傅恭顯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

元所為也憲宗何乃取則于二君邪湯之盤銘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

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輔弼寧出

嬖佞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不惰絳必

不去相位承瓘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

至也進方行萬里信宿而晝豈特復歸于故又且不

逮其初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

一定無進無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為急乎

回紇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費廣未許李絳力諫

以為何惜小費而生邊患費廣未許李絳言廣將南牧非步兵三萬

李深之宋本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疾邪抑寄意於

行之之難也坐乎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興大化既

不見庸奉身而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婚夷狄

論李絳昧華夷之辨失語感之宜綱目節錄其

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李，李懇懇言之，於是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皆為遠州刺史，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

之者，諫官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

而地益遠。

八司馬有學者，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

必有遷善之美，收之桑榆也。劉柳文才，豈獨當時

鮮儷，或謂憲宗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一

青終棄，是不然，夢得子厚之附，任文也，蓋有變易

儲貳之秘謀，未及為而敗，今觀其文，反歸咎于人

且終身以叔文為賢，可與興起治功者，夢得之間

大鈞曰：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

子厚之乞巧曰：變情徇勢，射利抵讎，中心甚憎，為

彼所竒，不知為叔文探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如

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此

可謂坦坦李之衢，邪抑非徇勢射利之巧邪，夢得作

玄都觀桃花詩，怨懟未嘗少悛，子厚至託諷，淫婦

人有始無卒者，以詆憲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

論劉柳不知
創艾

知創艾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
 小人之過則其免于大戮已為深幸擯廢沒齒非
 不幸也衛公嘗謂李仲言之惡根于心無改悔之
 理惟顏子大賢乃能不貳過語雖嚴峻然以劉柳
 二子觀焉非志於誠身欲寡尤悔者豈肯舍故趨
 新以臻无咎之地哉
知制誥韓愈上言淮西小州當天力其破可立而待賊未可知者云
 諸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為必克然未可知
 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
 治而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帝
 殺周亞夫東京銅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
 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
 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為害亦豈小乎故凡一善之
 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
 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寔理而慕其
 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
 矣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

論憲宗始銳
終怠

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治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日而去憲宗之心始

銳而終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于國計

豈李逢吉之比哉在逢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

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

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

常貫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常貫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

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涇卒之變由德

宗欲速成太平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

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

可否度亦必以為然矣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

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為師者哉况當用

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相

而拜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鏘亦以聚斂得幸

方決痼積癰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

而頓弊歟

論憲宗必於
進取不度難
矣可不

綱目節錄其

續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四 三十一

十二年

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
不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 宋本

論憲宗傷威
損重

綱目全錄其
文

古人有云武不可贖贖武無烈憲宗若能持其志
賈頌曰於錄王師遵養時此句
無暴其氣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
視師二相居內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
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申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
固將斂衽聽命其有不服然後震武以懾威之蓋
不止王承宗一鎮可平也發之甚銳罷之無名為
敵所輕傷威損重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忍者隱忍也非殘忍也

宋本此加詳
翰林學士令狐楚以行制失辭罷為中書舍人

論內外制詔
文當不主人
以無失為貴

孔子曰為命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
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
國其命令尚不敢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
盡善則有天下者可知矣唐置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專掌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或以名家不能者
或至傳笑豈不辱國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
於一人惟其無失為貴才華之士不得擅其文樸

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有歸，則絲綸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相曰：其代予言。成周誥命，皆周公爲之。故貞觀制誥，自中書出，猶爲近古。儻遵此法，又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失亦寡矣。

淮西自吳少誠宋本六世大城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宜，故人得盡其才，舉天下之兵，四年克之。

論杜牧未知用兵之道

用兵使逐將自由智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吳元濟以是拒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議兵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歟否歟。命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進退聚散，竒正無常，安得而預言之。故責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言以兵之成形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十二年

論憲武有始無卒

命六軍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土木浸興矣。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于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甲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不聰致異，祖已訓之，乃不敢荒寧。

嘉靖殷邦成王過聽流言致疑周公既聞鳴鴉之
篇重感風雷之變泣涕悔悟敬迓天威嗣守大訓
以逮顧命此三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而其克已
蹈善日新厥德逸樂盤遊之愆不設於身體名配
堯舜譽比湯武何其美也漢唐惟孝文恭儉景帝
遵法光武未免封禪之侈太宗亦然憲武中興有
始無卒曾不能彷彿三代之懿是何也聖人則安
而行之矣下乎聖人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知
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術甚衆惟循大學之

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必修持必久

逸欲無自生而况於聲色貨賄臺池苑囿之樂乎

人君以三代賢主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

也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裴度用兵宰相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

鎮以爲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

寧舍萬鍾退就遠外使天子伸伐叛之志裴度展

濟時之畧可謂君子矣不如是必爲李逢吉之異

論李夷簡
是已非人之
心

議元稹之沮撓苟得去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
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
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于裴度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裴度戶部侍郎皇甫鎛鹽鐵使程異
數進羨餘並拜相裴度崔群極陳不可上不聽

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曰以事觀之元和
之初即用杜黃裳繼以裴均李絳裴度納諫之明
討亂之志凜凜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
吉異鎛已在班行向若無杜裴諸公專任吉甫則

在班行者乘間緣隙升為卿相且有建中之亂矣
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參會也雖然逢

吉王涯才去異鎛徑進擠度于外崔群亦不能獨
立河朔功烈不終帝以多慾敬宗隕于弑逆前日虛心

克已黽勉圖治之迹回首淪墮是故勅天之命惟
時惟幾者舜所以自警也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者

周公所以告成王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
天為之子而如此道必能位乎天德有始有卒矣

度復上疏

裴度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為朋黨不之省
裴度裴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為朋黨不之省
裴度裴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為朋黨不之省

論黨論乃人
主與小人相
合之言

詩史管見

卷二十四

四

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
 至者邪汨之也乾九二之言龍德也曰閑邪存其
 誠閑邪云者猶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
 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
 僻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不存及其久也純
 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衆而相臯陶
 其用賢不二湯有天下選於衆而相伊尹其終始
 惟一 是天德也 不知此道者其初以意氣相合資
 之興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
 所謂將恐將懼實孑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者
 故漢景平七國則亞夫死晉武敗符堅則謝安退
 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定淮蔡則裴度遠惟
 迎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此范蠡所以
 浮鷗夷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貧賤李
 長源所以為隱遯者也方是時憲宗任宦官悅進
 奉异鑄結吐突承璀以羨餘得相其黨熾甚裴度
 與崔群極諫不聞臺諫有言反謂度為朋黨益信
 黨論乃人主與小人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

綱目錄其文

讀史管見

卷二十四

四

豈不為後世之大戒哉

知台州陳官爭論云云
方士柳泌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上以泌為台

州刺史求之諫官爭論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

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

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論憲宗以強
辨歷群臣

諫官言方士未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
使佩六印貴震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為帝

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

寤則台州刺史不以命必矣果能為人主增其年

齡豈論一州雖捐一道誠不足愛且州縣者天子

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徒以強辨歷群臣而

不稽其理群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格

君惑心泯默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

無以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監哉

十三季春迎佛骨至京師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

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

僧衆迎至京師番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

綱目錄其文

論憲宗踵行
貞元六年之

續史卷之

卷二十四

四十四

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邕用兵，度實任之。憲宗為之罷退宰相，黜除朝士，亦眾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匡救。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讒見疎，獻佞固寵者，淺之乎其度中立矣。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

今纔百戶，闔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他處皆然，蓋

由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

政惡之，渤謝病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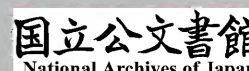
天寶初，天下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

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于用兵，則養民

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異縛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

難乎其阜蕃矣。以閩粵之俗觀之，計產而育子，民

迫於饑餒，或至相食，故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當是時。蓋有以身為累者矣。憲宗深居高拱生齒

之虧益不得知也。幸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怒。

黜聚斂之臣。罷貢獻之令。更革弊政。擢用良守宰。

以修代天子民之職。乃聞之漠然。不復經意。又使

直言不敢居位。始勤終惰。卒蹈不測。古人曰。國家

閒暇。而盤樂怠傲。是自求禍也。豈不信哉。

問元宗先理後亂何也。崔群曰。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李林甫理亂之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群曰。用姚崇

所全也。皇甫鎛深恨之。宋宋璟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

非輕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天寶末為戒。皇甫鎛深

論皇甫鎛知而故犯

恨之。皇甫鎛以林甫為非。則當勿效其所為。以為是。則

何恨於崔群之對。既能懷恨。是羞惡之心未亡也。

而不能自克。必以賄賂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

者矣。孔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賦

粟倍他日。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而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

桀也。鎛躬犯此罪。又故為之。其刑孰加焉。他日。虞

夏。商。周。漢。唐。宋。元。明。清。皆以此為戒。而故犯之。其

州之貶其猶為輕典乎

宋元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崔群曰言聖則

孝德舉矣宋鎛諳之群曰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宋上怒因

事黜群

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

已為聖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

侈心也受人之已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

斬一何陋歟聖者無不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孝者

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鎛錢穀小人烏知理義而憲

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天不省已之有無據人所

稱即認為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臣焉得而損

之使誠無之鎛烏得而與之良由志量不廣功業

粗建侈汰之心生故邪論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

則無此失矣或問人臣之義不當諂諛是也君父

有德善勲勞發而揚之亦不可邪曰事君者必以

禹益伊傅周召為式此六君子者未嘗納譽於其

君也詩人所謂歸美者為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故

臣子不敢認為已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二之義

論憲宗不學之過

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故不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諂導諛焉，是不敬其君者也。



清河後人張玉瑞重校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四

終

宣統元年

